# 夜机

.

老陈周五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让我们周六一起去他那里。我说我老婆在你那儿上班，有什么事直接告诉她不得

了，还需要这么正经八百的。老陈说她是她，你是你。我当时手头的事没完，几句应付后就挂断。事后再想，这个

老陈，又搞什么鬼名堂？

晚上，我又电话通知大李和许菁两口子。这也是老陈的意思。

晚上妻回来后我问起她这件事情。她说老陈的在郊外的别墅装修好了，所以请我们大伙儿一起去闹一闹。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一早，我载着妻驱车接大李两口子。只接到大李。许菁临时加班，走得更早。

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有些失望。

妻替许菁抱不平。妻是心里不藏事的性子。

上了高速一路飞奔。从住的市区去老陈那里要个把钟头。

我专心开车。妻跟大李两个在闲扯，无非家长里短，也能有声有色。冷不丁大李问我：「平时数你话最多，今

天怎么了？」

我还未张口，妻抢先回答了他：「这还用问，还不是因为他小老婆没来。」

妻口中的小老婆说的是许菁。

妻跟许菁，大李毕业于一个学校。原本关系就瓷，两家人又同在一个小区，平时没事都会聚聚。有时我们住他

们家有时反过来，久而久之，几次玩笑下来，许菁变成我的「小老婆」，妻变成大李的「小老婆」。当然，一开始

这样的叫法纯粹是图个乐子。

我笑笑不作声。

市区有些堵车，上了高速却很快。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目的地。按着事先的通气找到了这个位于郊外的别墅区。

依山而建，林林总总，风格各类的上百幢别墅林立在山的侧翼。

车开进去。跟着路标指示，很快找到。远远地我看到老陈守在一幢二层前。

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这是老陈的新欢吧？不错噢……」大李嘀咕了一句。

这老陈，刚离婚没几天就又搞上一个！

停好车，老陈先依次介绍了我们，最后介绍她：「这是姚姗。」

姚姗和我们一一招呼，举止大方得体，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大李，许菁怎么没来？」

老陈只看到我们仨。大李一脸歉意把原因又解释了一遍。

妻插话要先看房子，我也有此意。姚姗把我们往房间里引，俨然一副女主人的姿态，只是没让人反感。

老陈开车喊大李两人出去，说道反正志不在吃，买些吃的喝的东西就权当开伙。大家自然都不会反对。

「老陈又换车了？」我注意到老陈开的不是以前的那部富豪，而是一部全新的宝马。

「上个月吧。」

「我跟你说过的呀。」妻看了我一眼。

我轻笑。

「姚姗是什么地方的人？」

「我呀，跟老陈情况差不多。」她似乎不愿谈自己。

「老公，老陈保密来保密去的，房子装的还不错哦。」妻拉着我的手表现出女人特有的兴奋。

姚姗轻轻一笑，「娜姐，我带你参观参观？」

「好啊……」

「你们先去，我去趟卫生间。」

妻看了我一眼，「事儿多……」拉过姚姗，「走，不管他。」

「好。」姚姗轻轻一笑，「卫生间在那边。」刚指了方向就被妻拽走了。

我找到卫生间，进去关上门。拉开裤裢把家伙掏出来放水。又取出手机，打给许菁。响了几声，电话通了。我

刚喂了声，许菁糯糯的声音在那头响起：「在干嘛？」

「一边尿尿一边想你。」

那边许菁低笑：「去你的。我是问你们到了老陈家了？他家漂亮吗？好象他那个小女朋友也在吧，漂亮吗？」

我呵呵一笑：「你没来比我还清楚。我说宝贝，我刚到，现在在撒尿。他家的全部印象仅限卫生间和马桶。至

于他女朋友，你知道他这个家伙了。喂，怎么突然加班？搞得我郁闷了一路。」

许菁轻笑：「有大老婆陪着还郁闷？小心娜娜生气喽，公司临时来了个客要看案子。刚好我手上的比较齐，周

末加班我都不想啊。」

「还说，大老婆一路跟她小老公亲热，当我是透明。」

「是吗？我不在，他们敢乱来，欺负我老公，看我不收拾他们。」

「一定要处理……呵呵，我不是怪你，主要这男人都比较宠小的，我也免不了俗。」

那么她嘻嘻一笑：「好了好了，我知道你疼我。不过别让娜娜不高兴了。等你回来我再好好陪你好不好？这会

儿忙得很，不能跟你聊了……」

「哦，那好，亲一个。」

「讨厌……」跟着轻轻的一响，「好了吧？」

「收到，呵呵……」

我回到客厅才坐下，两个女人就从楼上下来。有说有笑，宛如姊妹。

「你们先坐一会儿我拿饮料。娜姐喝什么？有果汁。秦哥喜欢喝咖啡吧？」

「不客气，大家又不是外人……」

「没事儿……」她说着话进了厨房。

妻在我身边坐下，「啊，这老陈还真有一套。」

「又看到什么新鲜了？」

「没有。嗨，刚才是不是给你小老婆打电话了？」

「喂，你想哪儿去了？」

「少来，我还不知道你，一路上魂不守舍，哼！」

「你看看你，这酸气冒得值不值嘛？我那是认真开车。」我伸手挽过她，拉着她靠着我。

「去去去，少碰我，人在这儿心早不知哪儿去了。」横了我一眼，人却靠在我怀里。

「谁说的？」拉着她一只手按在胸口，「感觉到没？多么火热一颗心。」

「恶心。」作呕状，「花心，坏心……」

「我有坏心？那也是你传染的。」我伸手按在妻高挺的胸乳上，软软绵绵。

「哎呀你干嘛，拿开……」拍开我的手，嗔道：「让她看到了。」

「嘿嘿嘿……」

妻涨红脸站起来，狠狠瞪了我一眼。

「姚姗，我来帮你吧……」整了整衣裙往厨房去。

女人真是种奇怪的动物。如果没记错，妻跟老陈的前妻是很好的朋友。我原以为妻怎么都会对老陈的现任或多

或少会有不满。

老陈离婚曾是朋友圈子中较轰动的一件事。不仅因为他的婚姻年头久远，从大学一年级到去年，前后历时十数

年。而且俩人恩爱的程度堪称从爱情到婚姻的典范。

这样的一对也彼此劳燕分飞，不是笑话却印证了另一句话：与时俱进……

这时我听到屋外车鸣喇叭的声音。

哦……老陈和大李的速度不慢啊！

我打开房门走出去。老陈的车可不就在门口！

「老陈这家伙，我真服了。」大李边摇头边下了车。

「怎么？你不会告诉我东西没买上吧？」我说着看了老陈一眼。老陈手扶着车顶，笑咪咪不出声。

「怎么会？」

大李先打开后座车门，然后是车的后备箱。

「看。」

「哇……」

请注意发出这等噪音的绝不是我，而是从我之后走出来的两个女人。

后座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几大几个盒子。而随着车门打开，能闻到香浓的菜肴味道。相信她们一样可以。在后备

箱里则齐整的三箱啤酒。这么丰盛，难怪这两个女人会大惊小怪大呼小叫。

「老陈咋晚就订好了。」

「应该应该，难得周末赏光。」

「还是你老陈想的周到。」

「说那儿干嘛。三件啤酒，一人一件。娜娜，姚姗，就委屈你们了……」

「不预备给我们，我们还不稀罕呢。想喝我们不会订啊，是吧姚姗？」

一众嘻嘻哈哈。很快把食物等挪进屋。

两个女人进了厨房。我们仨在客厅。开了电视做背景，聊些不着边际的话。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中午该吃中午饭。两个女人才出来。

「不吃中午饭。你们俩还不打算出来。」

妻白了我一眼，「你们聊的那些事儿我们既插不上话。也没兴趣。陪着你们多傻。」又道：「老公。姚姗说这

里有个室外泳池。不对外开放的。水特干净是吧？」

姚姗点头：「嗯。昨晚去试过。真的挺不错的。」

「下午去泡一会儿？」

「干嘛下午？」老陈接过话，「今晚你们就住这儿好了。咱们有些日子没往一块儿聚了。好好喝喝。喝差不多

再去泡一把。」

「好……」老婆拍手赞同。

「喝可以。少灌我。」大李插了句。

「嘿嘿。大李。你那点儿酒量还真不够灌的。今儿陪秦哥多喝点儿。」

「老陈这话见外。谁陪谁都没少喝。顶多高了睡觉。」

「就知道喝。一听有酒喝。眼睛都红了。」妻不满地说了一句。

我笑。「喝红酒眼睛能红嘛。」

「哼！」大李旁边笑，「娜娜，你让他喝。秦哥不喝。我哪有机会陪你聊天。」

「去一边去。他喝多了那毛病……还是不说的好。」

我只笑。不作声。

「娜娜。给我个面子。今儿就放他一马。」老陈打圆场。

妻一笑：「开个玩笑而己。你笑什么？这么多人给你求情。你得意了？」

「哪里哪里。我很低调。没有翘尾巴。」

几个人同时笑了起来……

一顿饭在说笑中。推杯换盏中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三箱啤酒干掉两箱。不但我们仨男的酒气冲天。两个女人也

是面若桃花。

我中午一般不喝酒。是个习惯。也是因为中午喝多点儿头痛。看差不多。我起身告退要去休息一会儿。妻陪着

我上楼。直接进了一间房。

「这是客房？」

「嗳。你真高了还是假高了。有这样的客房啊。」

「也是。带起居室的客房还真不多。装得不错嘛。」我往起居室的布艺沙发上一坐。靠在后面。「嗯。舒服。」

「废话。主人房拿来给你休息。能不舒服？喝不喝水。我给你泡杯茶？」

我搂着妻的腰。嘻嘻一笑：「不喝茶。」

「那就喝水？」

「喝水。喝你的水。」

妻轻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哎呀。别乱七八糟的。我去把门关上。」门反锁上，妻来到我面前。「老板想

让人家做什么？」嗲声嗲气。媚眼如丝。又玩角色扮演。我常开玩笑说妻是演戏的天才。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故意皱眉。

妻夸张地摇头：「哎呀不行噢。人家被几个臭男人灌的都是酒。没水了。」

我瞪眼：「贱货敢没水。是不是屁股痒了？」

妻媚笑着点头。「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说人家是贱货。人家听了屁股痒。小洞洞也痒呢？老板行行好。给人家

止止痒嘛。」

我呵呵笑：「痒了是不是小贱人？过来给老板弄舒服了。老板就给你止痒。

妈的。好好的良家妇女不做。偏要做鸡。看老板不好好收拾你。」

「讨厌。人家才入行。要人家怎样弄嘛？是不是要人家用小嘴吃老板臭哄哄的肉棒棒才行啊？」妻说着故意伸

出粉嫩的舌头舔着嘴唇。样子说不出的淫媚。

我笑着点头。

妻叹了一口气。「哎。做女人好难哦。」

「臭娘们快点儿。磨磨蹭蹭做什么？你是真想惹老板发火是不是？」

「好了好了。不就是给老板舔鸡巴嘛。那么凶做什么？乖乖。消消火噢。」

妻慢慢蹲下。伸出手按在我的裆部。

「哇。老板的东西好大哦。」眼神勾勾地转动。纤纤细指把肉棒从尿口掏出来搓弄几下。低下头在涨红的龟头

上舔了一口。

唔。安逸。我仰头枕在沙发靠背上。闭上眼睛。

灵活的舌面在龟头上滑弄。舌尖在尿口拔挑不停。阵阵酥麻让全身快意。

我想了想。把皮带扣解开。妻接过去把外裤内裤都给我脱了。我可以轻松惬意地将腿伸直打开。妻很方便地就

能触及我胯间的每一处敏感部位。

嘬了一会儿龟头。我抬起腿张开。「小骚货。舔下面……」妻顺从地舌头滑下。在会阴处转了几圈。舌尖蛇信

子般的点在肛门处。

「唔……」我脱口重哼了声。

妻用手分开我的屁股。小嘴对在肛门口。舌尖转着朝里顶。热乎乎的又痒又来电。我就差嗷嗷怪叫。

我的兴奋直接影响到妻的表现。她因此更殷勤。我尽可能放松好让她的舌尖深入。

竖在胯间的肉棍早己硬挺如钢。

「老板的鸡巴好粗啊……」纤细小手握住青筋虬张的家伙上下套弄。

舌头又回到茎身上。小嘴一张将龟头含入口中……

我拉着妻。将她按在沙发上。妻咯咯地娇笑。

「来。让老板检查下面的洞出水了没有？」

「不要啊。老板。人家害羞嘛。」妻作羞涩状。

「害羞？我看是发骚吧。」我性致勃勃。几下将妻剥得精光。按在沙发上。

妻大张着白嫩的双腿。肥嫩的肉穴淫液泛滥。

我支好身体。对准。腰部一沉干了进去。

妻「啊」的一声低呼。

「小东西夹得真紧……」

「好舒服……」妻目光涣散，「我的好，还是许菁的好？」

「许菁的不赖。你更骚……」

「喜欢我对你骚吗？」女人就喜欢同样的一个问题问八百遍。

「喜欢。」我狠狠地回答。

「我也喜欢。喜欢对你骚，喜欢做你的骚货……」妻迷着眼睛。腰肢扭动迎合我的抽插。

「乖老婆，许菁也给我舔过屁眼呢。」

「大色鬼，好变态啊。她怎么侍侯你的？象我一样？」她语调兴奋。肉洞明显收缩加剧。

「告诉我，你干了她几次？」

「我哪回没告诉过你？」

「我还要听。我喜欢听…」妻抓住我的手放在她乳房上，「她怎么侍侯你？

给你口交，舔你屁眼？有没有喝过你的精液？一定有。臭男人死老公，最喜欢射在人家嘴里，让人家吃下去，

她一定流好多水，小骚货……」

「色女人，小变态，自己老公干别的女人，你性奋是不是？」

「是，我喜欢看你干她，喜欢……」凌乱的眼神。混乱的呼吸。妻完全沉浸在想象与现实交错引发的色欲之中

……

＊＊＊＊＊＊＊＊＊＊＊＊

一觉酣畅不知人间几许！睁开眼窗外己暗。也不知几点钟。

妻在身边蜷曲着身体。睡得甜香。

冷被滑在腰间，裸露在外的肌肤细腻白嫩。胳膊弯在胸前，压着涨鼓鼓的乳房。被暗粉色乳晕围拱的乳头安静

趴伏在乳巅。

我的脑海中现出另一个女人的身影，许菁。与妻的娇小玲珑相比，许菁骨感的多，不过论到在床上的表现，妻

更加游刃有余。许菁第一次给我口交时的慌乱与笨拙，第一次张开嘴让我检查满口的浑浊精液……每每回想总令人

忍俊不禁。

姚娜？我想到她。老陈的这个新马子。

姚娜似乎介于妻与许菁两者之间，到底青春无敌，初次见面，我就能感受到她大气中显露的青涩和学生气独具

滋味。

其实许菁身上也有一种未曾脱去的学生气质，妻才更多的具有成熟的韵味。

过早的社会经历和职场经验的累积也是一笔财富。虽然某种情形下，它多少有些圆滑，就比如妻对待老陈新欢

的态度。

我的手伸到妻胸前，托起轮廓美好的乳房轻轻把玩。

对于我上了许菁这件事，妻心底里还是不能真正接受，虽然她当时在现场目睹，并表现出异常的性奋，可在事

后一再拿出来说事的态度上，表明她还是很在乎。

妻动了动睁开眼睛，看到我时眼里一抹甜蜜温情。

「老公……」

我没吭声。

妻翻身张开手臂搂着我，小嘴直接印上来。

我自然地搂住她，一阵温存……

大手在妻丰满浑圆的臀肉上拍了拍。

「小骚货，起来了……」

妻笑咪咪地眨着眼道：「老板睡好了……」

「睡得味道好极了。」我微笑。

「可是人家不想起来。」嘟着嘴。

「嗨我说，真把这儿当自己家啊？」

「为什么就不可以？」妻一笑，从床上撑起身子来……

「喂，怎么这样看人家？」

我笑着摇摇头，「没什么。几点了？」

七点。

客厅的欧式大座钟，指针指向七点。

「终于露面了。我还以为你俩进去就不打算出来了。」大李很大声。老陈眯着眼不出声。姚姗一样没出声在轻

笑。

妻笑呵呵地道：「吃醋了。那打电话让许菁过来陪你啊。」

「Ｓｏｒｒｙ，等久了吧？」

「没有，我们这也是刚从外面回来。」

「这儿的场子不错，跟老陈热了回身。正商量是不是先游泳还是吃了再去，你俩公婆就出现了。」

妻笑。「没打扰你们吧，你们继续……」

姚姗笑着接口：「没有打扰。现在想去也不行，我刚才问过泳池的水还正换着，怎么都要晚上了。」

「是啊，所以我们决定先吃饭，完了再去，起码也要照顾下你们这两个刚睡了好觉的人不是？」

妻哼了声：「老陈，房间烧醋了吧？」不待老陈回答，挽着我的胳膊道：「老公，睡得还舒服噢？」

「我呕……」大李奋作呕吐状。

「喂，大李，有没有那么夸张？」妻嗔怪。

「娜娜，许菁不在你就故意刺激我吧，我受得了。」

「你呀，活该。」

「我说句话吧，既然不去游泳，我们就吃饭，今天中午那酒还没喝完，我要跟秦哥继续未竟的革命。」老陈这

么说，自然不会有人反对。

我感觉到老陈有些事情要同我聊，而且极可能是同姚姗有关。

菜有现成，老陈又特异订了当地有名的几道下酒佐菜。

我开玩笑：「老陈，你这是有备而来哦。」

老陈一笑：「咱哥俩有多久没一起喝酒了？」

「饭没一起少吃。」我略一思索道：「不过哥俩单纯一起放开喝酒，还真是有日子。」

「两年前，那个时候我还不在省城。」

「的确。」我点头。

「那废话就不多说，来，咱哥们先抛砖引玉。」自然，先干一瓶才是抛砖引玉。

「秦哥，我老陈很羡慕你……」酒过数轮，老陈面泛红光，话匣子也打开。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哪象你？」

「我很好吗？」

「不好吗？起码这两三百万的房子我现在就不敢想。」

「不对。」老陈摇头，「你说的不对，先把面前的酒干了，我再告诉你哪里不对。」

「当真？」

「废话。」老陈端起面前的酒，「你要是以为我灌你酒，我陪你这杯。」

「去球，少拿话扣我。」我笑，「不就是一杯酒吗？不过，你要说不出道道来，你得Ｄｏｕｂｌｅ。」

「小意思。」

姚姗这时对妻道：「娜姐，咱们出去转转？顺便看看泳池的水好了没？」

妻点点头。「嗯，反正也不想听这俩说酒话。要不要我换好泳衣，省得一会儿又跑回来？」

「可以啊，水应该差不多了。」

「我跟你们去，我又不喝，懒得听他们扯。」大李举手。

「噢，你带东西了？」妻问。

大李从裤兜儿里掏出一样儿东西晃了晃，笑道：「看到没？刚好带了。」

「那你们慢慢晕，慢慢聊，我们就不奉陪了。老公，可别喝太多了。」妻说完，仨人一起离席。

老陈递过来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

「老弟，你好福气，娜娜是个好女人。」

（下）

「我说老陈。我老婆在你那间公司做了有多久？」

「一年。怎么了？」

「一年有３６５天，你老兄今天才发现我老婆的能力，你是不是有点搞笑？」

「哥们儿误会。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

「有意思没意思。你这话就说的没对。该罚酒。」

老陈瞅我一眼笑起来：「妈的，这杯冤枉。」

这时候三个人从楼上下来。妻和姚姗换好泳衣，各自裹了一条大浴巾，就只长长的腿露外面，大李干脆全身上

下就只有一条泳裤。

「我们去了，你们慢慢喝，别喝太多……」

我摆摆手：「安啦。」

三人出去把门关上。屋子里只剩我俩。

「喂，喝啊，别喝太多，可没说不喝？」

「得，怕我赖酒啊。」说着端起杯。

我等他喝完又满上。「我明白你那意思，你也不想想，刚走一个，马上又来一个补上，谁够你幸福？」

「姚姗？」老陈喝了一口啤酒，「其实我离开小薷这件事，大家都有看法，这我明白。可这事儿不能怪人姚姗，

跟她没关系。」

「是跟她没关系，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看看你看看，确实是跟她没关系。」

「我没说跟她有关系，离婚是你老陈和小薷的事儿，能跟她有关系吗？」

「好好好。」老陈苦笑，「跟她有关系，有关系，不是因为她，我大概和小薷也分不了。」

「我就说嘛，多少年的夫妻说分就分，不说当事人，不相干的人都瞧得出不正常。」

老陈举起杯：「来，干一个。」抹了抹嘴，老陈有些喟叹：「我打心里并不想离婚，毕竟这么多年过来了，说

没感情那是骗自己。要能象你和娜娜，也许我和小薷也不需要到这一步。」

「打住，打住。」我笑起来，「你说的这事，就根本不具可比性，人跟人不同。」

老陈坐直身体，右手伸出：「划两拳，好久没划了。」

两拳怎么能够？起码得几十个来回。你一杯。我一杯。喝得满脸红霞飞……

我俩人吆三喝六这当儿，出去的仨人回来了。大李奔楼上，妻和姚姗朝我们这边过来。

「喝，还喝呢？」

「聊天，以聊天为主。」

「游舒服了？」问妻。

妻点点头。「你们还喝多久？」

我刚笑了下，老陈把话接了过去：「我把你老公扣这儿了，具体几点钟完我可没定。」

姚姗道：「你们喝，我先回屋，不好意思了秦哥。」

「没关系，理解万岁。」

「我看这俩货一时半会儿下不了课，娜娜，我们也聊，聊聊彼此的思想，交流交流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大李

走过，身上多了件体恤。

「鬼噢。」妻先笑出声，「在哪里聊啊？」

「当然不是这儿，我跟我小老婆聊的话怎么能这俩酒鬼听到？」大李笑着看了看我和老陈，对妻说：「咱们上

楼去聊，秦哥，借娜娜陪我聊天没问题吧？」

我笑道：「你小老婆前，小老婆后叫的，你不问娜娜，你问我？」

「我问你那是客套，你当我真需要你同意啊？」

「滚吧你……」我笑骂。

「老公，那我和小老公上去了，你也少喝点。」

我点了点头。

看妻和大姜走后，老陈才慢慢道：「真羡慕你和娜娜。」

「又来了你。」

」不不不……」老陈摇头，「你听我说，你没明白我意思。」

我呵呵笑着：「得，你说，我洗耳朵恭听。」

「人，人跟钱相比，谁重要？」

「喂，老陈，深沉了吧？」

「浅得很，非常浅，一点都不深，就是有点沉……」老陈喝得发红的眼睛凝在一处。

「没必要。」端起酒杯伸过去，「你现在住大屋，开靓车，身边漂亮马子疼着，够你得瑟的，还沉个屁！来，

走一个。」

老陈抓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我喝了一大口。老陈酒杯拿在面前没喝。

「钱算个屁，人才是最重要的。」他说着狠狠喝了一口。

站着说话腰不停，物质丰富了，要玩形而上。操！先富起来一族的通病。

「老陈啊，你这毛病不好，什么都有了就什么都不是了。纯情过过，小蜜疼过，二奶养过，消停消停，这会儿

又闹回归？玩平平淡淡才是真？你可够气人的啊，你。」

老陈愣了一下笑起来，一仰头把杯子里剩下的干了。

「你意思是说我矫情？」

「屁。我意思是说你骚情！新的抓上手，旧的还不撒手。」

「哈哈哈哈……」老陈大笑，「对对，骂的对，骂的对……划几个……」

有人说情场得意，难免战场失意。老陈的脸已经喝成猪肝般的颜色。

「没……没烟了……」老陈把手里的空烟盒揉成一团丢在一边，「你坐下，我去拿烟……」老陈说着站起来。

刚迈了一步，晃了晃又扑通坐下。

「得，你坐着我去拿。」我撑着台子站起来，「怎么样，我比你强点儿…」

「吹吧你，一会儿看谁比谁强。烟在房间的写……字台上，好找得很……」

他说着打了个酒嗝，重重喘了一口粗气。

我摇摇头，吸了口气顺顺，这才朝楼上晃去。

走到老陈那间房，我敲了敲门，没有回应，我想姚姗可能是睡了。

正准备转身，想了想姚姗是不是给老陈留了门呢，伸手抓住门锁一扭。「咯噔」一声，门开了。我得意地微笑，

到底是反应快。

「姚姗，我来拿烟。」

我说完房间里面无人应对。犹豫了一秒钟还不到，我就推门走了进去。

房间里只开了夜灯，光线幽暗。

老陈说烟在桌上放着。我进来就看到了桌子，可没看到烟。我站在房间中周围的看，琢磨哪里还能放烟。

这时我注意到床上躺着的姚姗。她面朝里面侧着身，上身一件简单轻薄的浅色睡衣，白皙的背露在外面，腰部

搭了一条毛巾被。两条腿露在外面，雪白修长笔直。我不禁多看了几眼。

「喝完了……」

她翻了个身，躺平了身体，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

我以为她醒了，正想解释。

「睡吧……」她又嘟囔了一句。

哦！她把我当成了老陈！看看我这操心的劲儿。

我没动，而是看着床上的她。

原本刚才她的睡姿，我即便是有心看也有限。可她现在的睡像，就算我不想也会忍不住。

搭在腰部的毛巾被因为一个无意的翻身落在旁边，我得以一览无余。可因此被吸引是没有道理的。

没错，她穿着睡衣。但假如睡衣遮不住隐私，而隐私又暴露出来，就足以吸引视线，尤其是一个男人的视线。

操！她根本没穿内裤，光溜溜的下体在我眼底，完全不设防。

两腿雪白笔直，平坦的小腹与双腿交汇处，不多的乌亮阴毛生在坟起处招摇着。柔顺细腻的曲线向腹部股沟延

下被中分形成一个诱人的裂逢，又立刻落入暗影中。这情景让人忍不住想去触摸，进而想……

站在我的位置无法一睹全貌，可足够浮想。

裤裆里无需招呼的开始有了动静……

我只需要走过去就可以……可这算什么！

上她？摇头。她是老陈的马子。

深深地一个呼吸，我转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听到姚姗的声音。

「去哪里啊？」

我压低了嗓音胡乱地应了声就迅速走出去，直觉狼狈。

几步到了楼梯口正准备迈步下楼。发现远端的沙发上，老陈横躺着，手搭在脸部，一动不动的似乎是睡了。已

经迈出去的一只脚又被我收了回来。

他睡了。

他酒喝高了？

这种可能性极大。联想起刚才他起身时瞬间地趔趄，我更认定。

我怎么做？脑筋活泛起来，又忙乱起来。眼前晃动着姚姗裸露的下体新鲜可人，挥之不去。胯下经过预热的器

官跟着一阵跳抖。

这是一个机会！想到这里一颗心跳得厉害。

我应该怎么做，我必须迅速下决定。有些事儿可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现在的关键不是姚姗和老陈都睡着了，

而是我能不能可不可以。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厚道！

有些乱，但我不能这样无休止下去。我要下决定。

给自己找了个理由，随便一个理由。欣赏怎么样！只是欣赏。

只需抱着欣赏睡中美女的目的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毕竟老陈对我还不错，妻在他的公司也受重用。看看而已，

他不会少块肉的。何况妻在他公司做事，保不准他就没动过花花肠子。主意一定，我再次返回房间。

姚姗基本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睡衣的下摆折皱在柔细平滑的腰间，下体依然是无遮无拦地任我欣赏。感觉上两

条白嫩长腿的姿势有点不同，刚才是伸直微分的。现在，一条腿伸直，另一条腿微曲着打开。如此一来，腿根处芳

草之下的小花园完全朝我开放。

这景象香艳得有点儿要我的命！

我听到自己沉重的呼吸。骚动的器官迅速充血变沉。

我轻手轻脚来到床脚慢慢弯下腰，这样看得更清楚。姚姗的阴部饱满柔嫩，除了肉包上一簇阴毛，整个阴部干

干净净。阴蒂从包皮中露着一点嫩芽，两片暗红的肉唇闭合成一条缝封住了她的屄口，象一张抿紧的小嘴。闭合的

屄口下两瓣白嫩的臀肉挤出一条缝，将小嘴深藏在其中。

空气中有股腻人的女体香味，让我浑身躁热。

有花不摘枉为人！我狠狠地想。我认定姚姗摆明是勾引，且是赤裸裸不加修饰的。看看这张抿紧的小嘴，分明

是告诉我：来！操我！

我忘记类似这种原始的诱惑，其对象不是我，也忘记了我只是欣赏才对。

心情小半紧张，多半兴奋。既然你当我是老陈，那我就当一次老陈。相信老陈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或许还要

足份量。

老陈，哥们对不住，你的妞儿让我愈罢不能啊！我要不操她，对不住的可就更多……说干就干，时不我待。

先关了夜灯。有些遗憾，但不得不这么做，万一做到一半被发现李代桃僵绝对大煞风景。

黑暗能让人的胆变大，先前的紧张很快变成从容。几下利落地将自己精光，顺手捋了捋胯下热涨怒挺的家伙。

该是这东西争气发威的时候。

我没有莽撞直扑上去。等眼睛适应黑暗，凭记忆摸索上了床。先摸到腿，皮肤润泽细腻弹手。一年一江山，年

轻就是不同。手感超赞！

顺着光滑柔润的腿慢慢摸上去，越接近目的地心中的兴奋感就越强烈。感觉快到她阴部的时候，我没有再摸，

而是抬起手伸到前面。手指先触到一丝半丝茸毛，位置没错。于是手指按下去，果然触手是涨仆仆的小肉包。换成

了手掌直接扣下去，将她腿间的整个小花园置于手掌之下。温软绵和的手感鼓励我轻轻地揉动。

她哼了声，身子动了动。依然是平躺着，那条伸直的腿却向边上弯出去。

我虽看不真切，却也想的到她现摆出的铁定是等着挨操的姿势。她以为弄她的是老陈，所以才会摆出平时最习

惯的动作。可她想不到在她的私家花园玩耍的另有其人。一想到此，我就「性」奋得想抓狂。

手移到旁边，脸凑过去。

淫骚的腻人气息弥漫着，带来的作用只能是让一个正常的男人血脉贲张不能自已。

我伸出舌头试探着点在她的嫩肉上。除了浓烈的性香，没有任何异味。

她身体受了刺激下意识地动了动，没醒。就算醒来，迷糊中也只会认为给她口交的是老陈，我尽可大胆放心。

我不再轻描淡写，舌头先将她的外围走了个遍，好好地把握了这块美肉的滋味。最后挤开紧闭的肉唇溜进花溪

中，舌尖肆意地在溪中游动。

梦呓似地哼了哼，她的下体不自觉地挺起。

「唔……」她又哼叫了声。身子发颤，胯部扭动着迎合舌尖。

很快尝到她分泌的淫水。我觉得这样不过瘾，干脆将她两片肉唇含入口中，一边吸吮，一边舌尖找到嫩滑的肉

洞，灵活地朝里钻。

她的呻吟变得凌乱，胯部扭动的幅度明显加剧，肉洞流出大量分泌。我伸出手托住她的臀部，能感到她的臀肉

收缩着用力。嘴巴对准着洞口用力吸，将她的分泌毫无保留地吸入口中，一时间满口酸香。

「别吃了……进来……」

她急促喘急，声音发抖，带着类似哭泣的阵颤。

我放开对她性器的袭扰，边吻边舔边向上移动边把睡衣往上拉。她很自然地抬起身体，向上并直手臂。

我当然不会给她脱掉，只是把睡衣翻上去，翻到颈部盖住她的脸，将手臂压在头顶处。不知这样做是否会造成

她异样的刺激，她的声音显示出焦躁不安。

我没有完全压在她身上，基本还是跪趴的姿势。又亲下去。我想我准确地亲到她的胸部。

白天我有注意她的胸部属于不大却尖挺型的，此时，凭感觉知道判断是正确的。

她的皮肤润泽细腻，胸部更是明显。从旁观到实地检验，带来感观上的刺激鲜明。乳房饱满挺拔，曲线玲珑，

乳头不大，凸立后仅黄豆粒大小却煞是可爱。

又一次感到遗憾，刚才匆匆关灯，忘记好好欣赏一番。

我的嘴、舌头一股脑儿齐上。用一只手把住她的双手，腾出的手直接袭胸。

也不去讲究方法，嘬乳肉，吸乳头，揉搓乳房，我忙得不亦乐乎。而她在我的戏玩之下，娇哼颤吟，身体颤抖

频频迎合。

我不是一味地玩。心里很清楚，沉湎其中固然大快吾心，时间地点环境却不允许继续，是时候进入主题拿下她

了。

摆正姿势，俯挺在她大大张开的双腿间将粗硬叫劲儿的雄物顶在她的根部。

龟头明显感觉到阴部的湿润滑腻。扶正头部抵在火热的洞口。

到此时她都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不管对不对，现在的我，已箭在弦上，不可能不发。

腰胯一挺，在她的闷哼声中将己然涨得发痛的家伙插了进去。

她的阴道已有充分的润滑，进入的时候毫无阻滞。阴道内壁丝丝自然地蠕动让器官倍觉慰贴。洞内热得发烫，

紧密无隙的包裹爽得我在心里大叫痛快。

再一挺，插到底。

她在这短暂的几秒钟里颤抖了数次，阴道不停收缩伸展揉搓着入侵的异物，个中滋味难以言表。我禁不住赞叹，

真是想不到她除了外表可人之外，还有这样的内秀。我转念一想又不禁嘲笑自己没见识，老陈为了她抛弃了八年的

结发，自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外貌。我庆幸自己的果断，不然我将因放过一盘到口的好菜悔青肠子。

我稍作休整即开始正式标准的操作……

老陈这厮何德何能？这家伙祖上供的什么香火？

他以前的老婆就是个标准的可以让人多看数眼的美人，现在的这个同样是如此。身体愉悦的同时，心里不知不

觉地涌起一阵妒意……

「……啊……轻……一点儿……」

姚姗轻叫，声音打颤。

我骤然一惊，这才发现自己卯足了劲儿操着她，每一下龟头都能实实在在地撞在她的花心上。马上把节奏放慢，

她这才渐渐安稳下来。

「死样，吃了什么了，用那么大力气，要搞死人啊……」

我不敢作声。抽出家伙，将她翻过来。

「讨厌，又折腾人……」

嘴上这么说双腿支起来撑着床。不待我动，她已很自然地将屁股高高地撅起来。

伸手在她屁股上摸了几把。白天见她的时候，就发现她有一个圆翘结实的臀部，曲线诱人遐想。现在真摸上去，

这屁股肉果然是紧绷绷的充满弹性。

移到臀缝之间。柔嫩的皮肤湿乎乎地沾满了阴道的分泌，肉缝骚情地张着。

不耽误时间，将湿漉漉的粗壮肉棍抵在洞口。腰胯一送，再次占有她。

我的思想不敢再走神，注意力充分集中。一轮卖力地杀将下来，直杀得她汁水横溢，哀叫连连如泣如诉不能自

已……

我汗流浃背，但比起她的嫩穴刮磨器官带来的波波刺激，只希望汗流得再多些。

体态婀娜的姚姗高撅着雪白的屁股。沾满淫水油亮的粗黑肉棍，一刻不停地在肉紧的阴道进出冲刺。

想象中结合眼下我的所作所为，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

手伸到她的胸前，一边一个将倒悬的乳房握个正着。乳涨满把，正适合从身后随心所欲地搓揉把玩。

在玩她乳肉的同时，腰胯的动作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动得越来越快。

姚姗几乎在哭叫。

有那么一秒钟，我担心她的声音会传出去。这种担心加剧了刺激，我越干越激动。纯粹的肉体刺激加上对朋友

女友的占有，让快感在下腹飞速堆积。我知道自己快到临界点了。

姚姗整个上半身已软在床上，只有屁股还固执地撅起着承受我的肉棍冲击。

身体反应出明显的无序的颤抖告诉我，此刻她己爽得一塌糊涂。

快感的爆发突然袭至。

猛烈地插了数下，肉棍深深剌入深处，涨到极至的器官狠狠地研磨到她深处最柔软的那块花心上。

精关大开。我重重哼了一声……

随着第一股激流尽情喷射，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陷入狂喜之中。

她的阴道回应着我的爆发强烈地收缩……

姚姗急喘的呼吸声尚未平复。我己无声而迅速地穿好衣服裤子。

干都已经干了，没必要温存，完事就赶紧闪人。

门从身后关上的一刻，一颗心怦怦乱跳。

真的干了姚姗！

有两三分钟呆立在门口尚不能相信。脑海中翻来复去只想到两个字：刺激。

绝对刺激，也是绝对享受！

我等自己的呼吸渐趋正常，忽然想到姚姗会不会疑心与平时不同？毕竟操她的人不是老陈。我又不知道老陈搞

她有什么习惯。往深的一想，又感觉多虑，即便她意识到不妥，难道会真的告诉老陈？可能性不大。

我摇摇头，觉得现在再想为时已晚。

抬脚的一刻，脚步有些发沉。

走了一半忽又想起，我是上来取烟的。烟没取还去了这么长时间，老陈醒来万一问起怎么回答？

略一沉吟，记起我住的房间好象有烟。还是回自己房间取烟的好，不论怎样他的房间是不能再去的了。

我正准备敲门，手却停在门上。不知怎的，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和老陈在楼下喝酒聊天，包括刚才溜进老

陈房间这段时间，妻与大李就一直待在套房没有出来过。这两人仅仅是聊天这么简单？

又一转念，难道我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个什么事情不成？如果该发生的话恐怕也己经成过去时了吧？

我静了静，下意识地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听到里面有声音。隐隐约约断断续续的象是嘻笑声。

心里一动，手抓住门锁轻轻一用力。门锁动了，原来门没有反锁。

悄悄打开并没有马上进去，而是将房门推开了一条缝。

房间里的灯是关着的。走廊夜灯的灯光透进去感觉有些奇怪。我闪身进去，把门从身后掩上。起居室没有人。

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辩别清楚声音是从卧室里传出来的。

我朝卧室走去。门没关虚掩着，里面没有开灯，只看到一闪闪的不规则的光亮，原来是电视，刚才听到的是电

视里的声音。

我松了口气，正准备张口开句玩笑，手按在门上又停了下来。

从虚掩的门缝里我看到了这样一幕：妻和大李就在床上。

在上床！

从我的角度看不到大李整个人，可这个时候除了他还能有谁。

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妻赤裸裸的白嫩屁股，浑圆的两瓣压在一双不大的脚掌上。

我稍一侧，能看到从饱满雪白的屁股一路延伸过去的光滑后腰、背部。这副熟悉身体的上半身有节奏地一起一

伏，吊悬在胸前的丰满乳房水滴状摆动，乳头凸硬。

在她的身体两侧是两条分开伸出很享受的男人的腿，无疑这双光溜溜地腿是属于大李的。

不用再看我己明白妻在做什么。

意料之外又意料之中，这对狗男女！我的心陡然间怦怦乱跳。

不知道是刚开始，还是已经梅开两三度……

我本应该生气愤怒乃至怒发冲冠！没有。

除了猛一发现后的错愕之外，大脑立刻被另一种情绪左右。我听妻说起过她以前的种种韵事，可却从来没有见

过。

我可以现在冲进去，步子却迈不动。

大李发出爽极地哼哼声。

他妈的！这王八蛋肯定是被我老婆嘬得不知天高地厚魂不附体。

就凭许菁那一口生涩的活儿，就能猜到大李这家伙平常很少能尝到这样的待遇。妻不同，嘴上的活儿跟她的人

一样漂亮。

狗日的，真便宜了他！

我又侧了一点，尽可能看到全局，又不想被嬉戏中的一男一女发现，半边脸几乎贴在墙上。

妻的胳膊撑在他腰两侧，头发散开披散着。

从我的角度仅看到一部分。妻用心给他口交，而且含得很深，吞的时候小脸几乎埋进大李的腹部下的阴毛堆里。

大李的一只大手伸到妻的胸前，握住了妻晃动中的乳房。揉捏的同时，手指头拨弄着乳头。丰满的乳房在他的

手中扭曲变形，变幻着各种形状。

胸部，尤其乳头，是妻的性感带之一，平时只需稍一挑逗，她就会骚动。妻喉咙里发出动情的呻吟，吞吐的动

作也明显加快。

一股热气直通通地到达胯间的器官。

妻的小嘴含着另一个男人的器官，专属于我的肉体被另一个男人肆意把玩。

实实在在地发生在眼前时，我才发觉想象远没现实来得震憾。

大李受到老婆的投桃报李，显然更加性奋。瘦长的身体，尤其腰胯神经质的向上耸动。

这画面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刺激的同时心里泛起一阵酸意。

胯间充血的器官不受控制地发涨变硬，被裤子绷着很不舒服。为了缓解不适我索性从尿口把己经涨硬的器官解

放出来，手握着茎身下意识地上下套动。

两人这时换了姿势和动作。

大李平躺下。

妻起来将身体调了个位置，分开双脚架在大李头部。大李抱着她的屁股把嘴凑进腿间毛茸茸的肉穴处。

妻哼了一声，咬着下唇，皱着眉头，一副很受用的表情。纤细的手伸到大李的胯间，握住了他的器官。我这才

注意大李的家伙。第一印象是没我的粗，也不够我的长，只是龟头很圆很大。然后我又发现它的硬度似乎也不够，

不知道是原本这样，还是之前己经用过。

妻套弄了几下，就呻吟着忍不住俯下上半身，灵巧舌头伸出来在男人充血的龟头上乱舔，还时不时用舌尖在尿

口上撩拨。

这骚货，吃得这么带劲儿！

妻再次张开嘴纳入对方的家伙。头部起起落落，脸颊一鼓一缩。不一会儿，这根肉棍就在她的小嘴努力下水亮

硬涨。

妻吃一会儿吐出来，迷着眼睛大口喘着气。看得出来，大李侍弄得她欲火高涨。

「放进来吧……」妻小声道，声音听起来有些急躁。

「你从上面先来。」

「讨厌，又是我在上面。」妻骂了句。

「一会儿我在上面。」大李笑嘻嘻回答。

妻乖巧地将身体反过来，腿张开跪蹲在大李的腰部。手扶着大李的器官，将圆涨的龟头对准了湿漉漉的肉缝。

我说！我！我要阻止！我差一点儿就喊出口！

我注意到妻说的那句话里有个又字，那证明这两人己经发生过关系了，这时再喊又是不是有些多余？

他们是什么时候做的，是在刚才吗？

我胡思乱想的这档儿，妻轻轻一坐，发骚的肉洞吞没了大李的肉棒。

我呆立了片刻。本来有机会制止的一幕，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任其发生了。

妻己经在起伏。两人的结合部，大李的器官有节奏地一进一出。妻的屁股碰在大李的腰胯上泛起层层肉浪。

妻坐得很深，每一下都直接到肉棒根部。两个人肉紧地哼叫在房间里回响。

大李耸动腰胯迎合妻的动作。

妻扯起大李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摸……摸我……」妻上气不接下气，「我的好还是许菁的好……」

「你指这里还是下面的小洞？」

「都是……」

「那你说是我的鸡巴好，还是你老公的好？」

「烦人啊你……这个时候不许你提他……」

「为什么？提提又怎么了。你觉得对不起他？」

妻没有回答，只是不停歇地扭动腰肢。

「别这么想，他不也玩了许菁嘛？你跟我做不是刚好扯平，你说是不是？」

「呸……不一样……」妻气咻咻地道，「要不是你乘他出差，我才不会跟你上床。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他不

是……你比他……更不是……」

「嘿嘿，我认。我对你才这么坏，还不是你迷人又会玩，换了谁都想上你，一上就上瘾。哎，要是你老公知道

我们上了床，他会怎么反应？」

「不知道……不许你说，知不知道……哎呀……我不行了，你的大头又磨到那里了……软得不得了……我没劲

儿了，你上来……」

妻从他身上下来。大李扶着她躺下，提起她两条腿张开着让她抱在胸前。妻照做。这一来丰满的臀部高高地挺

出，阴毛凌乱，阴部汁水淋漓，两片淫糜的肉唇大张着等侯男人的阴茎。这姿态说不出的无耻下流，偏偏又极其刺

激神经。

大李扶着肉棒对准妻的肉穴一推就轻松地插了进去。双手按在妻的乳房上，摆动腰胯。肉棒在妻的穴里时隐时

现着……

我有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原来，妻和大李早就有一腿……

听妻呻吟着说：「一会儿别射进去……」

「行。」大李回答的很干脆，「老规矩，还是射在你上面的小嘴里……」

「嗯……」

我把阴茎收进裤子里，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回到楼下，发现老陈己经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去哪儿了，我还以为你睡了……」

「没有。」我从口袋摸出烟，递了过去。

「来，把这瓶喝了。」

「喝。」

当地一声。很快一瓶下肚，感觉大脑晕晕沉沉。我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脑海里一时是妻与大李放荡交欢的画面，一时又是两人的对话……

「我上去一下，一会儿下来……」

我没动。继续闭着眼。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传来一阵脚步声。

「老陈你干什么去这么久？你要再不下来，我可就不奉陪了……」

「你睡得着啊？」

有人回答，却不是老陈。

姚姗。

我「呼」地睁开眼。姚姗可不己经来到我身边！身上还只穿着那件睡衣，两条长长的腿露在外面。

「哦……我还以为是老陈……」我一下清醒过来。

「为什么要是他？我来就不行啊？」

「怎么会？老陈休息了？」

我的目光又落在她大腿上。

该死！脑海里立刻现出她一丝不挂的裸体，及在我身下婉转呻吟的模样。我飞快地移开目光，坐直身体。

「老陈休没休息我不知道啊？他不是和你喝酒着吗？」

「他……他刚才上去了……」

她摇头，「他没回房间……」

他没回房间？他跑哪里去了。

「他不会是喝醉了随便猫在哪个犄角旮旯了吧，这个老陈可真是！」

姚姗笑了笑，「有可能。我们去找找看？说不定他喝得昏昏沉沉的去了你们那间屋。」

我腾地站了起来。

「你怎么了？」

「我……我没什么？」

「咱们上去……？」看起来是征求我的意见，实际准备行动。

我能说不去？

姚姗转身走前面，我跟着，脚步却有些沉重。但愿那两人己经结束了战斗。

姚姗走到楼梯口时停下了脚步，「刚才来房间的是你吧？」转过身看着我，目光毫无掩饰。

我措手不及。未及回答，姚姗己轻笑，「别想了。做都做了还怕承认？」

「我……」我有些哑口无言。

她靠近我，身体贴上来。还没等我反应，她的手就摸到了我的器官上，并且张手握住。

「它变硬了……」她小声道，「还是它老实。」

她说着轻轻地一笑离开我，朝楼上走去。我却在发愣。我看到她睡衣下的真空。

「喂，发什么呆，上来啊？」她扭头小声招呼我。

我快步跟上去。她很自然地挽着我一条胳膊，「好看吗？」

她知道我方才从后面窥视。

「哦……」

「嘘……别说话……别让那只醉猫发现我们……」眼神中透着一丝顽皮。

我又回到房间。

不同的时间，相同的地方，却又是不同的心绪。

我根本无法阻止姚姗。她一副成竹在胸的自信，我不免怀疑她知道着什么。

容不得我多想，她己经到了卧室的门外。

门开着一条缝，只是缝似乎张开了许多。里面有声音传出来，有电视节目的声音，也有其他声音。

姚姗转过头，一根手指头按在唇边，同时招手让我过去。

我既好奇，又不安。还有几分尴尬。毕竟那里面有一个人是我的妻子。

姚姗没挪地方，她靠着墙悄悄地蹲了下来。

我示意她让开。她摇头。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

为了要看清楚，我只好站在她面前。还要前倾身体脸贴着墙。可这样一来，就不能不挤到姚姗。胯部前出的部

位刚好顶在她脸上，我马上稍微把腰胯后撅了一些。

姚姗笑咪咪地望着我。

顾不上她，我有些急不可待地朝卧室里张望。

我看到妻跪趴在床上，撅挺着圆白的屁股。大李扶着她的细腰从后面操得正欢。

妻口中呜呜着，象是被堵了东西。我心里一动，又尽量让自己再靠近门边一点。

我看清了。

妻的前面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坐在床靠上，一丝不挂。这人的胯部正对着妻的脸。

看妻头部的动作副度，她正为这个人口交。

这个人居然是老陈。

老陈迷着眼睛呲着牙，显然是非常享受妻对他的侍弄。

我的头一瞬间大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老陈…老陈竟然也……加入其中！

老陈按住妻的头，抽出被妻吸吮得发亮的肉棍。又转过身去，把屁股对准了妻的脸。这动作无疑是让妻给他舔

后门。

妻会干吗？

我以为妻会拒绝。我想我错了。妻几乎没有一秒的犹豫，伸手扒开对方的屁股，将小脸凑上去。

再一刻。从妻的姿势上看，她嘴巴的位置正好是对方肛门的位置。舌头伸出来了吗？老陈这狗日的应爽死！光

这样还不够，妻的手从他的两腿之间伸到前面握住肉棒套弄。

老陈快活地撅挺着屁股。自己用手掰开两瓣，方便让妻舔得更方便，也能舔得更深。

服务到家，真是服务到家了！看默契程度与妻的顺从态度，妻和老陈之间应不是第一次……我转过脸，额头顶

着墙。

脊梁上冒着汗。

脑子乱成一团……

姚姗睁大着眼睛看着我。

她指指我的胯部，又指指自己的嘴。

见我没反应，她主动伸手拉开我尿口拉裢，跟着，麻利自如地将我的肉棒掏出。

肉棒不知何时己涨得又粗又硬。

她凑上来伸出粉嫩的舌头。

先在敏感的龟头前端舔了一口，然后以一种吞食的姿态让它慢慢滑入口中。

她两眼向上望着我。灵巧的舌头在龟头上不停来回上下左右地舔。

一只手握着我粗烫的茎身捋动着，而另一只手，则冲着我翘起了大拇指……

【完】